



Love
is
not
getting
but
giving

冷依暖 著

没有爱情，



我们 还能谋生

故事有关于你我，更有关于青春。

我爱你，
不光因为你的样子，
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

只可惜，我们总在最不懂爱情的
年纪，遇见最美好的爱情。

年度最揪心的青春虐恋，
触碰你日渐淡漠的爱情神经，
献给每一位爱过痛过
却依然憧憬爱情的人。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没有爱情，



我们 还能谋生

故事有关于你我，更有关于青春。

Love
is
not
getting
but
giving

冷依暖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没有爱情, 我们还能谋生 / 冷依暖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359-2

I. ①没… II. ①冷…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0661 号

- | | |
|---------|---|
| 书 名 | 没有爱情, 我们还能谋生 |
| 作 者 | 冷依暖 |
| 出版 统 筹 | 黄小初 邹立勋 |
| 选题 策 划 | 花火工作室 |
| 责任 编 辑 | 胡小河 姚 丽 |
| 文字 编 辑 | 胡依念 |
| 责任 监 制 | 刘 巍 江伟明 |
| 出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 集 团 地 址 |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
| 集 团 网 址 | http://www.ppm.cn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jswenyi.com |
|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 mm×1230 mm 1/32 |
| 字 数 | 126千字 |
| 印 张 | 7 |
| 版 次 |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399-8359-2 |
| 定 价 | 22.00元 |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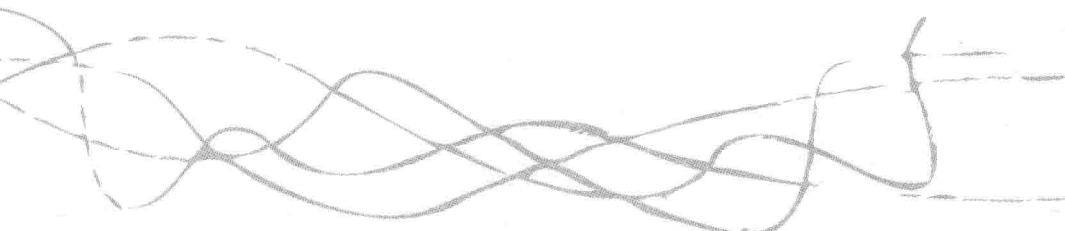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Love
is
not
getting
but
giving



第一章 回到有他的城	001
第二章 一个人活在旧时光	024
第三章 来自天堂的通话	048
第四章 沈以念，我恨你	067
第五章 念念不忘的老朋友	089



目录

CONTENTS

Love
is
not
geting
but
giving



第六章 他如悬在崖边	107
第七章 泪水泛滥成灾	129
第八章 一眼便解相思	152
第九章 悲伤都不能纯粹	177
第十章 我愿意为你	200

第一章 回到有他的城



AF382 航班由戴高乐国际机场起飞，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高空飞行，顺利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下了飞机，踏上国土的那一秒，沈以念放眼望着大批和自己一样拥有着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听着耳畔响起的皆是再熟悉不过的普通话时，她深吸一口微凉的空气，那张俏丽的脸有一丝复杂的神情掠过。

最终还是鼓起勇气回国了。

沈以念的纤手攥紧了行李箱上的拉杆，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一路向安全出口走去，脚下的黑色高跟鞋，踩在光滑的地面发出清脆的嗒嗒声。

走出百米后，沈以念隐约地听见身后渐近的匆忙的脚步声。她困惑地转过头来，就看见四个安检员气喘吁吁地停步在她的面前。

“您好，女士。”漂亮的女安检员在大喘了几口气后，对沈以念继续公式化地说，“我们怀疑您的行李箱里带有可疑物品，需要重新安检，希望您配合。”

周围的人群好奇地纷纷驻足。

沈以念犹豫了下，才点了点头，随着他们往回走。

到了指定的地点，沈以念按要求解开行李箱上的密码。

行李箱打开后，一览无余的是几件衣服和一堆洗漱用品，以及一个约三十厘米高的黑色四方的盒子。

男安检员立即警惕地用探测仪对盒子进行反复扫描，待检查一切正常后，仍不放心，准备动手打开。

沈以念不由得轻拧了秀眉，忍不住阻止道：“一定要打开吗？”

“请您谅解，我们需要保证他人的安全，做到万无一……”盒子被打开，低着头的男安检员一怵，“这是？”

“是……我丈夫的骨灰。”沈以念的眼底闪过悲伤，竭力克制着颤抖，努力用平静的声音说道。

沈以念从手提包里翻出一张死亡证明，递给安检员。

“对不起，请节哀。”

沈以念沉默地合上林泽枫的骨灰盒，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行李箱。走出安检区域，即使不刻意听身后安检员们的对话，她也能知道他们在为她可惜，可惜她年纪轻轻，却已丧偶。

是的。

六年前，二十二岁的她与相恋四年的初恋男友陆子晨不辞而别，和好友林泽枫一起去往巴黎。

六年后，只有二十八岁的她，已婚却丧偶，孤身一人，携丈夫林泽枫的骨灰回到中国。

出了机场，沈以念乘车直接去了她在巴黎时就已经购买好的北京某墓地，将林泽枫的骨灰下葬。

看着墓碑上青春洋溢、笑容灿烂的林泽枫的照片，沈以念不由得想起林泽枫生前坐在病床上，一张英俊的脸，消瘦而苍白，眼神温柔地看着她，以一种看透生死的淡然的语气对她说：“以念，我听说，

中国古代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客死他乡之鬼，灵魂会找不到归途。所以你一定要记得，以后，当你有勇气回国时，一定要把我的骨灰带回中国，让我沉睡在属于我们自己的黄土地上，就葬在北京吧，那座我们五人约定，要一起为之奋斗的城市。”

“林同学，他们仨人现在还在这座城市里奋斗，所以现在你应该很高兴吧，不仅回了家，好友也都在你身边。”沈以念笑着，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自言自语地说完，她倚着墓碑缓缓地坐下。

十一月中旬的北京，秋高气爽，微风已经有了丝丝凉意，吹乱了沈以念乌黑的秀发，她伸手捋了捋发丝，放眼望着远处的天空，像是对着遥远的林泽枫说：“林同学，我从总部调回中国工作只一年，一年后我就会回到巴黎，所以关于你去世的事，对他们隐瞒起来应该不会很辛苦，你就放心吧。”

和煦的阳光洒在林泽枫的照片上，让他脸上的笑容更显灿烂。

手提包里的手机倏然响起，沈以念取出手机看了眼来电显示，对着林泽枫的照片告别说：“思雯还是急性子，又催我了，那我要走了，过些日子再来看你。”

她起身，最后留恋地看了眼林泽枫的照片，才边接通手机边提着行李箱离开。

听着姚思雯在手机另一端催促个不停，她忙说：“好好，我现在就火速赶到你那边。”

“沈以念！！！”

沈以念刚下出租车，就听见好友姚思雯震耳欲聋的喊声，一转身，她就被熊抱住了。

“你大爷的！说走就走，一走还是六年。”姚思雯抱着沈以念，哭得口齿不清。

“我错了，我错了，你不要哭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嘛。”沈以念

轻轻地推开姚思雯，用手轻柔地擦着姚思雯脸颊上的泪水。

仔细打量着她，她没什么变化，还是那张娃娃脸，顶着一头齐耳短发，哭着抹鼻涕的表情，让沈以念有种只是和姚思雯分开了六天的错觉，可向从来不穿裙子的姚思雯竟然穿了一条粉色淑女裙，又提醒着沈以念已过了六年。

“思雯，我好想你。”沈以念发自肺腑地说。

“我可不想你，一点儿也不想你！”姚思雯心口不一地说，越来越凶地嘟囔着，“你大爷的，我妆都白化了……”

“Stop！”沈以念笑着打断姚思雯即将开启的长篇大论，“你说你都已经嫁人为妻了，性格还这么彪悍。思雯思雯，一点儿也不斯文，贾万辉怎么受得了你呢？”

姚思雯神气地哼了一声：“老贾才没忍受。他说了，就喜欢我这彪悍的性格，纯天然，不掺假。”

“我对这句话的真假表示怀疑。我就奇怪了，上学那会儿你俩完全不来电，后来是怎么走到一起的？脑补一下画面，应该是你先把老贾扑倒了，然后一哭二闹三上吊让老贾负责，老贾没办法，就只能娶你了。”

“我行情有那么差吗？！”姚思雯娇嗔地瞪了眼沈以念，破涕为笑，往沈以念身后看了看，略有不满意地说，“林泽枫那小子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洋墨水喝多了，崇洋媚外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了，打算一辈子都留巴黎了？这都去巴黎几年了，你回来了他还不跟着一起回来？”

“他……工作挺忙的。”沈以念顿时没了刚才的嬉笑，垂下眼帘，心虚地说道。

“忙忙忙，忙到放着娇妻一个人回国，他也不担心陆子晨再把你抢回去？告诉你家林泽枫，可别太有自信了。今天的陆子晨可不是昨天自外地来求学的穷小子，人家现在已经在首都开了房地产公司，

买了市中心的房子，左手宝马钥匙，右手美女在怀，成了牛×闪闪的富二代。”姚思雯得意地说着，脸上自豪的表情就好像那牛×闪闪的富二代是她一样。

沈以念已经很久没有从别人嘴里听到陆子晨的名字了，久到上次听到是哪一年她都已经忘了。她以为她的勇气已经足够到再听见这个名字时不会再受影响了，可她却还是在听见这个名字时，心里“咯噔”了一下。

说不清，道不明，那是什么滋味儿。

沈以念笑容明媚，明媚到有些夸张，忽略心底那道不明的滋味儿，云淡风轻地说：“都过去了。”

“你过去了，我这过不去。”姚思雯一只手接过沈以念的行李箱，另一只手挽着她的胳膊，边朝家的方向走边叹气说，“你说，那时候我以为你和陆子晨是一定会结婚的，毕竟你俩的缘分跟天注定似的。初中同桌，高中同班，大学同校，认识了十年，这期间你俩在大学谈恋爱就谈了四年，各种如胶似漆，就差新婚燕尔了。结果可倒好，在马上就要大学毕业，可以领小红本的时候，说分手就分手了……”

十年了吗？原来已经这么久了啊。

沈以念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人生不多的十年里，陆子晨相伴着她走过最美好的十年光阴。难怪事隔这么久后，再听见陆子晨的名字，她的心底会有种莫名的滋味儿。

原来不经意间，陆子晨包揽了她整个的年少岁月。她丢弃不了她的年少岁月，亦忘不掉关于陆子晨的一切。

她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陆子晨的时候，是上初中第一天的第一节课。

老师给同学们分同桌，其他的同学都有了自己的同桌，唯独她旁边的位置空缺一人。正当她准备跟老师说时，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

穿着一条已经短到脚踝以上的牛仔裤，以及一件洗得泛黄的白色衬衫，背着破旧的单肩书包急步走了进来。

他的额头上泛着些许晶莹的汗水，墨黑的眸子眼神淡漠，鼻梁高挺，薄唇紧抿出一种倔强的味道。他长得很好看，所以她轻易地就听见了来自女同学们毫不吝啬的赞美声。

老师指了指她旁边空着的位置，他明白后落座在她旁边，随之而来的是一股很清新的皂香。

同学们自我介绍时，她逐一知道了，与她课桌平行的左侧，正偷吃零食的男同学叫贾万辉，前桌有些腼腆的男同学叫林泽枫，头发短得像男孩一样的女同学叫姚思雯。

而她的同桌，有着世界上最好听的名字——陆子晨。

以至于后来，每每想到这个情景，她都会忍不住嘴角微微上扬。

只因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她被人生中最好的三个朋友和一个最爱的人围绕着。那是用全世界来交换，她都不愿意舍弃的时光。即使，她最爱的人变成了现在她最不想面对的人。

推开家门，姚思雯递了双拖鞋给沈以念，说：“我这阵休年假，可以在家陪你，而老贾现在在陆子晨的公司工作，这几天两人都出差去了，所以你可以跟在家一样，丢了 bra，穿着睡衣自由出入，当然你想裸着我也不介意。”

“我身材这么好，才不裸着让你一饱眼福呢。”沈以念打趣着说完，就穿着拖鞋走进客厅，环视房型，两小室一厅。

因为新婚才一年的关系，房子的装修及家具都还算比较新。婚纱照四处摆放着，洋溢着幸福的味道。

她正对面有个一米多宽的阳台，摆放着四盆碧绿的植物，有两株已经含苞待放，阳光透过一尘不染的玻璃洒在上面，充满生机，所以

房子看起来虽然不是特别宽敞，但却很温馨：“这房子你们租的还是买的？”

“买的，付了首付，其余再靠老贾工资慢慢还贷。陆子晨大方，给老贾开的工资不菲。”姚思雯将沈以念的行李箱放进客房，走进客厅又说，“我俩买这房子虽然面积不大，距离北京市中心还得公交转地铁，但好歹我俩在北京也算有自己的窝了。当初咱们从家乡考到北京来上大学，在北京扎根不就是咱们的梦想嘛。”

“是啊，你们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沈以念慵懒地躺在沙发上感叹道。

“说得好像你的没实现一样。你虽然没有扎根北京，但不是已经成为梦寐以求的婚纱设计师了吗，还小有名气，又和林泽枫扎根巴黎，比我们还高端、大气、上档次。”姚思雯随手拿起电视柜上的婚纱照摆台，递给沈以念看，“结婚那天，我朋友她们知道这件婚纱是你专门设计出来送我的，对我简直是羡慕嫉妒，就差恨了。”

沈以念伸手接过摆台，看着照片里微笑的姚思雯穿着她设计的婚纱，依偎在笑容可掬的贾万辉的怀里。

想起那是她在巴黎的第五年，而林泽枫已经去世四年了，她一个人在巴黎生活，即使再怎么觉得孤单，再怎么想念姚思雯他们，她也还是鲜少登录校内或者QQ等一切能和陆子晨相关联的聊天软件，就怕一不小心触碰到了以往的回忆，让还没有愈合好的心伤再次撕裂。

可那天她鬼使神差般地登录了QQ，得知姚思雯和贾万辉要结婚的消息。她为他们高兴得整夜无眠，却没勇气到场祝贺，只能送了件她亲手设计的婚纱给她最好的朋友，表达由衷的祝福。

“你什么时候上班？”姚思雯坐在沈以念的旁边问道。

“等租好房子再说。”

“租什么，你就住我这里好了。”姚思雯从茶几上的水果盘里拿

了个苹果递给沈以念，说，“老贾之前也说了，你来了就住我们这里，房子虽然不大，但也够住。”

“别，我才不要看着你们天天秀恩爱呢。”沈以念咬了口苹果，咽下后说，“这几天你帮我留意下10号地铁线附近的租房信息，我工作的地方在那条线上。”

姚思雯想了想：“你要是坚持也行，不然我这里公交转地铁，确实也不方便。”

沈以念和姚思雯你一句我一句地聊了起来。漫长的六年，两千多个日日夜夜，不过用了白天到黑夜的一个过渡的时间就讲完了。

这里的辛酸往事被三言两语带过，欢笑则被无限地放大。

姚思雯去厨房做晚饭，沈以念躺在客房里，合着眼帘。

回国的前一晚她一夜无眠，现在算起来已经快四十多个小时没有睡了，迷迷糊糊中她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梦里是高三，班里所有的同学都在备战高考，做最后的冲刺。

她却趴在桌子上，心不在焉地看着与她隔了两排桌的陆子晨，而他亦如初三那年的开学，正认认真真的在学习。

初三开学的第一天，所有的同学都再次面临重新排座的命运。她被老师安排到了和林泽枫一桌，刚下课，她就哭了起来。

林泽枫红着脸，紧张地问：“沈以念，你怎么了？你哭什么啊？”

她哭得无比委屈，说：“我也不知道，就是和陆子晨一起当同桌，当了两年，今年不能和陆子晨坐一桌了，感觉心里难受。”

闻讯而来的姚思雯一屁股坐在她的课桌上，对她进行了深深的鄙视。

“大姐，你要不要这么煽情？就算你作业抄不到陆大班长的了，可不是还有个班副坐你身边吗？瞅你这一脸林妹妹样儿！”

“是啊，你哭啥？我跟姚思雯这母夜叉坐一桌了，我都没哭呢。”贾万辉嘴里含着糖，模糊不清地说。姚思雯立即捏了他一把，痛得他嗷嗷直叫，嘴里骂骂咧咧地跑开了。

沈以念没有说话，只是泪眼汪汪地望着隔了两桌靠窗而坐的陆子晨。

阳光倾泻下来，他俊美得如画中走出的少年，此刻正低着头，认真地看书，难过的只是她自己。

而原来，无论是初三还是高三，因为分开而难过的都只是她自己。似乎感觉到她的注视，陆子晨突然转头看向她，墨眸炯炯有神。她的眼神躲闪不及，与他的视线在半空中交会。

时光仿佛静止了一秒，连心跳都跟着漏了一拍，她慌乱得忙垂下眼帘，心跳如小鹿一样乱撞。

渐渐感觉一个高大的身影笼罩上了她，随之而来的是一股清新的皂香。

他说：“沈以念，好好复习，准备高考，你要和我考去北京的同一所大学……”

一个星期后，已经调整好时差的沈以念虽然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但却已经养好精神决定入职。第一天上班，她没有坐地铁，特意转了四次公交车，想看看北京的变化。

车窗外以往熟悉的街道上已经有了许多新的建筑和店面，要不是售票员报站台，她恐怕都认不出来了，没变的是车辆仍会在高峰期堵成长龙。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在马路上穿梭，面带倦色，脚步匆匆，像是生怕错过了明天，让在巴黎生活了六年，有些过惯了慢生活的沈以念难免有些不安。

甚至比当年刚来北京上大学时更加不安，因为那个时候有已经是

她男朋友的陆子晨在她身边。她知道无论她走得多慢，他都会在拥挤的人群里牢牢地牵住她的手，脚步坚定地前行。

而今只有她自己，穿梭在茫茫人海，好像稍一不小心，她就会被驱逐出这座繁华的城市，直到进了巴黎花嫁婚纱店，才减缓了她的不安。

沈以念召集同事们开了个简短的晨会，正式就职，任店长及首席设计师一职。巴黎花嫁婚纱店是复式房型，欧式装修风格，简单又不失高雅。

一层是婚纱店，有七个年轻漂亮的女店员出售婚纱。二层有沈以念独立的办公室以及两个设计师的办公室，为量身定做婚纱的客户精诚服务。洗手间和储藏室则在二层不显眼的位置上，整体格局让人看起来非常舒服。

熟悉完工作区域后，沈以念让同事们将一层塑料模特重新摆放，换上最新款的婚纱。

“以念姐，有两位客户指名要首席设计师量身定做婚纱，现在已经在你的办公室了。”助理韩姗对在储藏室盘点库存的沈以念说。

“知道了。”放下手里的工作，沈以念走出储藏室，先去了洗手间。

从洗手间出来，她脸上带着礼貌的笑容，走向自己办公室，推开门，对着男人的高大背影说：“你们好，我是巴黎花嫁的首席……”看着突然转身面向自己的陆子晨，沈以念惊讶得一时语结，愣在当场。

陆子晨眼眸清冷，定格般地看着沈以念。她的长卷发及腰，秀气的脸上化着淡妆，身材纤瘦，穿着一套干练的黑色职业裙，气质颇佳。

六年后，她变得让他觉得熟悉又陌生，时光带走了他稚气的丫头，现在在他面前的是优雅的林太太，伤他至深的林太太！

从姚思雯那里知道她回国了，知道她在这里工作，他就迫不及待地鼓足勇气来了。

他以为见到她，他会有千言万语，或愤怒指责，或叙一下当年，可当真正见到她了，也不过是从干涩的嗓音里挤出一句生疏的话：“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隐藏起眼里的仓皇，沈以念微微一笑，看着陆子晨。

年少时单薄的身板已经变得足以将黑西装、白衬衫穿出沉稳的气质，那张曾让许多少女花痴的脸更加棱角分明，黑亮的眼眸像是蒙上了一层雾气，让她再难看透他的心思。

“终于见到本人了，你好，我是子晨的未婚妻，王诗蓝。”

沈以念闻言，扭头看向陆子晨身边温柔似水的漂亮女人，她说的普通话带有江南姑娘特有的口音，很好听。

沈以念保持着笑容说：“你好，我是沈以念。”

“你好，我很久前就知道你了，思雯经常提起你，夸你如何如何好，后来你又给她设计了那么美的婚纱，让我一直很期待见到你。”王诗蓝看着沈以念，笑容甜美地继续说，“听思雯说你回国工作了，我就赶紧拉着子晨来了，我和子晨正月初六举行婚礼，所以希望以念你能为我设计一款婚纱。”

“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没问题。”

沈以念猜测陆子晨一定没有告诉王诗蓝，她是他的初恋女友。否则，王诗蓝身为陆子晨的现任女友就算再怎么大方，也还是会忌讳陆子晨的初恋女友为她设计婚纱的吧。

沈以念目光微移，看向不动声色的陆子晨。她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快见面，曾经她幻想过成千上万次与陆子晨再见面的情景，可她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竟然会在“花嫁”见面，她竟然要和他的未婚妻设计婚纱。

“恭喜。”她淡淡地说。

“谢谢。”陆子晨坦然接受道贺，随即低头看了眼腕上的手表，

又对沉醉于即将拥有属于自己婚纱的王诗蓝说，“我中午有应酬，你们讨论婚纱的细节吧。”

王诗蓝不依地嘟起嘴，挽上陆子晨的手臂撒娇说：“可少了你的意见，就不是一件完美的婚纱啊。”

“婚纱不是马上就能做出来的。”陆子晨温声说，“我看草图，何况你穿什么婚纱都漂亮。”

王诗蓝的眸底划过一抹受宠若惊的神情，这是陆子晨第一次对她说“情话”，她高兴得踮起脚，亲吻了下陆子晨的脸颊，笑靥如花地说：“好吧，你开车慢点。”

“好。”陆子晨的墨眸转向微笑着的沈以念，礼貌而疏远地点头致意，绕过沈以念走了出去。

沈以念没敢回头，担心一回头就泄漏了自己全部的伪装。

原来再面对陆子晨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只不过也没那么轻松。

听着陆子晨越走越远的脚步声，沈以念缓缓笑僵了的脸颊，看向兴奋的王诗蓝，说：“先让我同事来给你量下尺码。”

走进黑色的宝马车里，陆子晨为事隔六年后再见沈以念还会情绪澎湃而觉得可笑，嘴角勾起一抹自嘲的弧度：“陆子晨，你作践自己还嫌作践得不够吗？！”

二层的落地窗前，沈以念的手里端着一杯水，眼神黯淡，凝望着陆子晨的车启动，混入车流，直到消失在视线里，她才转身走向自己的办公室，将手里的水递给王诗蓝。

沈以念和王诗蓝沟通婚纱的细节直到中午，王诗蓝才离开。

坐在办公室里，沈以念刚吃完午餐就接到姚思雯打来的电话，说她家老贾回来了，晚上给她接风洗尘，并说租房子的事情已经帮她搞定，等见了面再详聊。

下班后，沈以念按照姚思雯发来的地址找到餐厅，穿过大厅，进